暂无封面

正 法 眼 藏

（修订版）

[日]道　元　　著
何燕生　译注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法眼藏 / 何燕生译注. -- 修订本.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188-0360-6

Ⅰ. ①正… Ⅱ. ①何… Ⅲ. ①禅宗-语录 Ⅳ.①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776 号

正法眼藏(修订版)

[日]道　元　　著

何燕生　译注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贺　兵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25 印张　510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360-6

定　　价： 96.00 元

浙江宁波天童寺前景

浙江宁波天童寺“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

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山门

雪景中的永平寺山门前小溪

修订版序

本书自2003年初版发行迄今约有15个年头了。我记得初版发行后不到两年,就有不少读者来信“诉苦”,说书店里买不到书,网上也不见出售,问我有无剩余。经向出版社打听,才知道早已售罄,也无库存。

听到这些,既惊讶也感到欣慰。惊讶的是,这么一本专业性很强的非畅销类书籍,竟然如此叫卖,让人真有点不可思议。欣慰的是,初版的印数毕竟是三千多册,说明国内还是有不少识货的“行家”,自己几年来的辛苦终究没有白费。后来,网上还出现了PDF版,可以无偿下载;再过一段时间,有读者来信说,最近网购了一册,但颜色不纯,好像是盗版。去年底,一位热心的读者来信说:“何老师的大作已卖到了700元,何时能再版呢?”初版扉页“译者简介”中留下了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其目的,当时是希望能够直接听到读者对本书内容的反响,结果却成了传递“洛阳纸贵”的渠道,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曾想到过与出版社联系再版事项,以满足读者们的需求,同时不让出版社和译者的合法权益再这么持续地受到侵犯。然而考虑到文字上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修订工作,而且重新签订出版合同可能手续较为繁琐,加上近十年来,我的研究方向

已侧重在了其他方面,故再版一事,一直搁浅,未能付诸行动。佛教讲“因缘所生法”,任何事情的成就,需要各种善缘的结合。此次得以再版,除了广大读者长期以来的热心关注外,当然还少不了宗教文化出版社的理解与支持;天童寺慨然提供了新的图片,也为再版增色不少。在此,首先对他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此次再版,纠正了初版在排版时出现的个别错误、注释中梵文大小写的问题和部分错别字,规范了关于标点符号的用法,全面改换了封面和题签,同时还更换了几张扉页中的图片,但对译文内容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动,序言和后记也仍保持了初版时的样子。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本书初版面世后,在汉语学界出版的一些有关日本文化、文学和宗教论著中,常能看到对本书译文的引用,甚至有青年学子来信,希望把道元禅学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从网络上还能看到一些“禅修”的场面提倡“只管打坐”,甚至把本书作为主要的阅读著作。“道元”“只管打坐”“身心脱落”这些“外来”的术语,似乎渐渐成为汉语佛教界和学术界熟悉的词汇;看到这些,作为译者,我当然感到非常的欣慰。

与汉语佛学界相比,欧美和日本佛教学界的反响似乎更大一些。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初版问世后,曾出现数篇英语书评,它们在强调本书中译本出版的意义的同时,还特别谈到通过中译本阅读较之日语原文要容易理解。当代日本著名禅宗学者小川隆教授曾在本书初版面世后不久写过一篇书评,也持相似的观点。在书评中,他发挥自己通晓汉语的优势,并结合他多年来从汉语的角度研读禅语录的经验,对我的译文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读后颇受启发。小川教授在后来出版的《临济录-禅の语录のことばと思想》(岩波书店,2008 年)一书中也曾谈及本书的中文翻译情况。

小川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与其阅读一些现代日语翻译的《正法眼藏》,不如阅读《正法眼藏》的中译本更容理解原文。这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正法眼藏》虽然被视为日文著作,但实际上并不是一部纯粹的日文脉络文体的书籍,而是基于所谓用汉文训读体即汉文文脉直译体的形式,通过种种变型和发展的形式书写而成的”。因此,他认为,“我们从日文原文的背后去想象其汉文的构成情况,对于我们理解《正法眼藏》的文意,往往能够提供有力的帮助”。有鉴于此,小川教授指出,《正法眼藏》的中译本是“将日文《正法眼藏》用中文文言文(古汉语)的形式精心地进行了翻译,对于想通过日语来阅读《正法眼藏》的人,会得到意外的启发”(同书第 232 页,第 233 页)。小川教授的评价,在我看来,与其说他对中文翻译意义的肯定,倒不如说他所道出的道元《正法眼藏》成书的背景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我曾经在本书初版问世后,应日本最大宗教报纸《中外日报》之约,写过一篇讨论道元《正法眼藏》成书问题的文章,提出最早很可能是道元用汉文写成的说法,在日本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总之,与汉语学界相比,欧美和日本学界对于本书初版问世的反响似乎更具学术性;特别是所引起的关于道元《正法眼藏》成书问题的探讨,颇耐人寻味。

我记得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末木文美士教授在为本书初版写的序中曾说道:“通过本书的出版,将来中国学者如能对《正法眼藏》发生兴趣,进行研究,与日本学者切磋交流,出现一个道元研究的新的机缘气象,那是我由衷期盼的大好事情。”尽管初版问世之后,汉语佛教学界的反响与末木教授的期盼还有一段距离,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业已出现了一些良好的迹象;道元研究在汉语佛学界可谓“方兴未艾”。译者殷切希望,通过此次的再版,这种良好的

迹象更加发扬光大。因为,日本佛教毕竟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而道元《正法眼藏》即是中国佛教在日本取得深入发展的结晶之作。因此,即便从研究中国佛教在周边如何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道元的《正法眼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佛教著作,更何况道元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何燕生

2017 年 3 月 7 日于日本郡山

序　一

黄心川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和文化。我国的佛教大概在公元4-5世纪通过朝鲜传入日本。日本的大量僧侣、学者曾来我国游学访问,学习中国的佛教的理论和文化,并把中国的佛教和日本的神道教、民间信仰等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诸多的日本佛教派别和文化,因此学习和研究日本佛教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虽然翻译和出版了一些日本佛教的古典著作和重要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日佛教和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例如朱谦之教授曾经做过一些有关日本佛教的研究,撰写过《黄檗宗考》(草稿)。但到中日建交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才有了飞跃的发展,引起了国人对日本宗教的和文化研究的广泛兴趣,出版了一些有关日本佛教的书籍。这些著作对推动我国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就史料而言,看来还比不上朱先生掌握的丰富。现在日本佛教最重要的古典著作——道元所著《正法眼藏》一书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日佛教的比较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

道元是日本镰仓时代的禅师,公元1224年即他24岁时曾入

宋求法,先后参访了天台山、雁荡山等圣地,向中国很多禅师学习禅法,拜天童寺曹洞宗如净禅师(1162-1227)为师。他于南宋宝庆年三年(1227)返回日本,回国后在京都南部的深草创建兴圣寺、在越前复建大佛寺,后将大佛寺更名为永平寺。他以永平寺为根本道场,传禅说法,著书立说。1253年逝世,享年53岁。今天日本曹洞宗奉道元为禅宗的创始人。道元著作等身,《正法眼藏》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共90余卷,约50万字。这本书对禅宗的一些基本思想概念,作了不少的创造性的解释。

在道元之前,我国曾经有一本同名的《正法眼藏》,这是宋代高僧大慧宗杲禅师撰写的一部佛书。"正法眼藏"本指释尊所说的无上正法,是佛祖相传的心印,传说迦叶得佛心印,即宣扬正法眼藏,所以在佛教里特别是禅宗里它被认为是清净法眼。宗杲在《正法眼藏》序云:"正法眼藏者,难言也。请以喻明。譬如净眼洞见森罗,取之无穷,用之无尽,故名曰藏。夫藏者,含藏最广,邪正相杂,泾渭难辨。甚至邪能夺正,正反为邪。故似泉眼不通,泥沙立壅。法眼不正,邪见层出。剔抉泥沙,而泉眼通。剪除邪见,而法眼正。自非至人,其何择焉?"也就是说,以正法眼为题,实则是有匡正去邪的意思。

宗杲的《正法眼藏》一书虽然有其影响,但是道元的同名书也有其特点,卷部较多。它包含的内容超出了宗杲的所著。后人义云于卷首序曾云:"正法眼藏,密传密付,古之与今,嫡佛嫡祖。永平元祖入宋,穿凿五叶之根蒂归朝,能为一天之荫凉,忒杀婆心。以和字柔汉语,奇妙善巧,令人不累文言。如石含玉,似地擎山。"所以道元为什么要把他的书目题为《正法眼藏》?其目的是要阐明他的禅思想直承佛祖,是佛法的眼目,人们通过此书可以了解佛

法的真谛,这对我们了解中国禅思想在日本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和12世纪中日两国佛教思想的交流情况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此书已有英、法、德、俄、匈牙利等语的译本问世,可见其传播的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本书译者何燕生先生1962年出生于中国湖北省,1983年赴日留学,曾在日本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攻读宗教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现执教于日本郡山女子大学。他的博士论文《道元与中国禅思想》(日文)于2000年在日本出版后,曾获得中日佛学界的好评,日本当代著名佛教学者、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教授曾竭力推荐,中国武汉大学哲学系萧萐父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都给予了支持与指导。何燕生先生学习努力,非常刻苦,因而才有了今天的成绩。他早就发愿要将《正法眼藏》译成中文,以补此书无汉译本之缺,于是经过数年的努力,最终将此书译出。他的志愿得到了中日学者的赞许,特别是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监院南泽道长备加爱护,亲自赐序。何燕生先生除了长期从事中日佛教的比较研究外,还涉入其余宗教学科的领域,曾与人合作出版《佛教与其它宗教对论》等书,发表过大量的学术论文。目前我国与亚洲毗邻国家的佛教和其它宗教、哲学的交流和研究方兴未艾。作者正当英年,在这个领域已摸索前进,饶有系统的知识和良好的研究基础,如能锲而不舍,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果,有厚望焉,是为序。

2003年国庆于北京华威西里寓所

序　二

［日］　南泽道人*

这次由何燕生先生翻译成中文的《正法眼藏》,是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开山祖师道元禅师(1200-1253)为弟子们开示的、长达95卷的巨著,是道元禅师关于佛法和佛道修行的亲切教诲。

禅佛教于6世纪初由达磨大师从印度传入震旦即今天的中国,在中国的文化和风土中不断得到磨炼,开放出禅独特的花朵,并得到发展;不久,又经众多的祖师传入日本,广泛地渗透到日本的精神文化和一般生活之中,至今不衰。

《正法眼藏》虽说是一部语录,但它是由和文撰写的语录,其文章尤具美丽的韵律,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灵,在现在的日本人中,也广泛地受到有志者的阅读。不过,与其文章具有特别的韵律恰恰相反,一般认为其文章难以理解,这也是事实。

译者何燕生先生早年留学于日本东北大学,一直致力于禅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关联,特别是道元禅和中国禅的比较研究等,从

---

* 南泽道人长老,现为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监院,长期致力于中日佛教友好事业,多次访问我国,与中国佛教界特别是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译者

社会科学视域(哲学方法)研究佛教,其成果经常发表在学会上,是一位走在学术最前沿的青年学者。

深信此次《正法眼藏》巨著的翻译,将为发展日中文化交流、加强对禅佛教的进一步的理解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感谢译者所付出的巨大的劳苦。

是为序。

序　三

净　慧

日前,本书的译者何燕生打来电话,说他翻译的日本佛教名著《正法眼藏》即将出版,要我写一篇序。译者早年留学于日本佛教大学,后来在日本东北大学攻读宗教学专业,并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他在日本用日文撰写的博士论文已在日本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译者现在日本的大学任教,学有所成,令我欣慰。此次的译著,据他说,前后花费了6年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是他孜孜不倦、刻苦努力的结果。看到我国佛教学术界又有一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研究成果即将问世,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的恳求,于是欣然答应写一篇序,以表达我的喜悦之情。

《正法眼藏》的作者道元禅师,是日本曹洞宗的创始者。当年为了学习真正的佛法,希望得到“正师”的指点,道元禅师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在宁波天童寺与如净禅师相遇,因缘殊胜。经如净禅师的指点,道元禅师获得曹洞宗的印可,回国后,在日本创立了强调坐禅修行的禅宗道场永平寺。

永平寺位于日本福井县,有700余年的历史,古木参天,香火旺盛。据了解,永平寺每年有数百名僧侣在该寺修行,并且还接收

社会上一些爱好坐禅的有志者,其中不乏欧美人士。现任监院南泽道人长老是我国佛教界的老朋友,为了显彰如净禅师与道元禅师的师徒情谊,他率领永平寺的僧众,积极推动与中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我于1980年参加了中日佛教界在浙江省宁波天童寺举行的“日本道元禅师得法灵迹碑”开光法会,后来,还多次率团访问过日本永平寺。天童寺与永平寺在建筑结构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特别是永平寺的长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记载,永平寺之名是道元依照佛教初传中国的“永平”年间的年号而命名的。这充分体现了道元对中国佛教的崇敬、永平寺与中国佛教的深厚关系。如净与道元二位禅师的师徒情谊,是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的一段重要的佳话,由他们师徒二人缔结的“黄金纽带”,正在今日的中日佛教徒中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加强。

我所住持的河北省柏林寺是禅宗的重要祖庭,是“赵州禅”的发祥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佛教的特质是禅。但是,禅究竟是什么?有的人把那些高深莫测、玄而又妙的东西说成是禅。禅,的确高深,但并非“莫测”;禅,在某些人看来,或许有它玄而又妙的一面,但是,它从不拒绝我们去亲近它、理解它。每当有人问我什么是禅时,我常常回答说:“禅就是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禅宗的祖师早就告诉我们:“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只要保持一颗“安然的心”,无处不是禅,禅就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里,并非所谓“高深莫测,玄而又妙”。近年来,每年夏天,我们在柏林寺举办一次以“生活禅”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我们这项活动的理念是:“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自1993年举办第一届以来,迄今已举办了11届,每届都有许多热情的青年踊跃参加,其中还有不少著名高校的在校学生和教师,也有

一些海外的有志之士。目的就是让人们通过这种活动,切身体验一下“生活禅”的意义。几年前,我们还接收了一位日本出家人,他主动要求到柏林寺,经过几年的修行后,现已回到日本。

中国和日本,虽然国情不同,但人们对佛教的理解和信仰,我想应该是一致的,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参加我们的“生活禅”夏令营的人群中,有不少人的目的是想借此机会,体验一下禅林生活,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抚。我所了解的周围的中国情况是这样,我想那些到永平寺去参禅打坐的日本人,情况也一定相同吧!佛教是超越国界、超越语言差异的。我们可以认为,在当代社会中,佛教真正能够起到安抚人心、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积极作用。

我虽曾多次访问过日本,到过日本古都奈良、京都等地,参拜过日本各大宗派的主要道场,但对日本佛教的教义没有作系统的研究;国内有关日本佛教研究的著作,也不多见,更谈不上日本佛教经典著作的翻译了。此次,译者将日本佛教的代表作《正法眼藏》译介给我国读者,给我们提供了通过原著了解日本佛教的重要依据,意义重大。这是一个开头,热诚希望今后有更多的译著出版,为加强中日佛教交流和学术往来做出积极的贡献。是为序。

2003 年 8 月 26 日于柏林寺

序　四*

［日］　末木文美士

佛教于6世纪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8-9世纪,最澄、空海等人从中国带回了新的思想,为了适应于日本,进而将其体系化,使佛教扎根于日本。13世纪是日本佛教的大变革时期,道元、亲鸾、日莲等人的活动被总称为“新佛教”;“新佛教”为迄今的日本佛教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其中,道元留学于宋朝,虽然他从如净那里得到了曹洞宗禅法的印可,但并非只是原封不动地将中国禅传入日本。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道元用日文撰写了宏篇巨著《正法眼藏》,发展了独自的思想。其思想在近代日本得到复兴,道元被公认为代表日本的佛教哲学家。《正法眼藏》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欧美也有很多的推崇者,已出版了多种译本和研究专著。

---

* 由何燕生翻译。末木文美士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日本著名佛教学者,著有《日本佛教史——作为思想史的接近》(大藏出版社)、《佛教——语言的思想史》(岩波书店)、《平安初期佛教思想之研究》(春秋社)、《碧岩录导读》(岩波书店)、《镰仓佛教形成论》(法藏馆)等。末木先生经常来我国访问讲学,现被聘任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客座教授。

但令人遗憾的是,道元的《正法眼藏》迄今没有中文译本,他的思想在中国几乎没有受到注意。然而,道元最初是在中国学习禅法,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独自思想的。因此,从中国的角度阐明道元的思想,弄清他在中国学到了什么,如何改变中国禅的问题,极为重要。这并不只是从日本佛教研究的角度上说它重要,从通过中国禅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是如何被吸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的问题,反思中国佛教、中国禅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有益的吧!

译者何燕生多年来在日本从事道元的研究,用日语撰写出版了《道元与中国禅思想》优秀学术著作。译者灵活地运用他通晓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语言、文化、宗教的有利之处,对中国禅与道元的关系、影响情况作比较研究,取得了令我们日本学者深感艰难的巨大成果。

这次,译者基于他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出版了足可信赖的《正法眼藏》中译本,令人不胜欣喜。《正法眼藏》在日本被认为是一部难懂的著作。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道元是试图将以前由汉文流传发展的禅思想改换成日文来理解的缘故。因此,反倒用中文阅读它,或许更易理解。

通过本书的出版,将来中国学者如能对《正法眼藏》发生兴趣,进行研究,与日本学者切蹉交流,出现一个道元研究的新的机缘气象,那是我由衷期盼的大好事情。

2003 年 9 月 9 日于东京

译 者 序

一

道元(1200-1253)是日本镰仓时代的禅师,《正法眼藏》是他的主要著作。

道元,又名希玄、道玄,号佛法房,京都人。相传,道元出生于贵族家庭,3 岁丧父,8 岁丧母,14 岁出家。24 岁时,道元入宋求法,在宋先后逗留 4 年。据记载,他在宋期间,先后参访过临济宗的无际了派(1149-1224)和浙翁如琰(1151-1225),并到过天台山、雁荡山和平田的万年寺,后因参访天童如净,而"了却一生之大事"。如净(1162-1227)是南宋时期曹洞宗洞山下的门人,自称"长翁",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强调坐禅,认为坐禅的目的在于"身心脱落"。道元随如净学禅先后约 2 年,南宋宝庆三年(1227)返回日本。道元在其后来撰写的著作中,经常尊称如净为"先师"或"古佛";将如净传授给他的禅法,奉为"单传正直之正法"。

道元回到日本后,先住京都建仁寺,3 年后移住京都南部的深草安养院。1232 年创建兴圣寺,开始真正的禅林生活,"上堂"说法,招收门徒。《正法眼藏》也是从此时开始执笔的。1243 年,道